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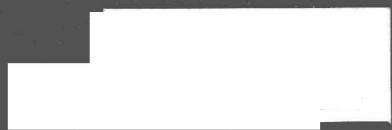
迷途中的女人

刘平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刘平／著

迷途中的女人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途中的女人/刘平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ISBN7—5059—2241—6

I. 迷…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558 号

迷途中的女人

刘平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2 插页 188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册

*

ISBN7—5059—2241—6 定价:8.80 元

I·1612

第一章

京城的雪夜，冷清，凄迷。

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雪花如精灵飞舞，从深邃神秘的夜空洒向人间。

商惠钧骑着自行车悠然缓慢地沿着路边行进，不时仰头让脸面迎着雪花，双眸投向深不可测的苍穹。尽管他知道雪生成的原因，但仍然感到雪的形成不可思议，充满着神秘，充满着诗意，充满着令人遐思的韵味。

雪夜中的一切，楼房，树木，行人。都显得迷蒙不清。在他看来，人生的乐趣就在于迷蒙不清，在于一切都只能半悟半解半明半暗。如果一切都太清楚太一目了然，人生将令人绝望，因为清楚之后将是一种无奈。不清楚就可能以平淡之心维持平静生活的平衡，也就有了探微索隐的乐趣，有了发挥他善于循着蛛丝蚂迹锲而不舍追踪才能的天地。

商惠钧是个敏感而富于激情的人，但他的职业需要冷峻的理智，因而他的激情受到压抑无处发泄，使他时时感到心灵骚乱不安，感到体内有种力在扩张，想在空旷野地大喊大叫。

作为市检察院重案检察员，商惠钧是检察长石炯手中的一张王牌，凡遇棘手案件，石炯亲自挂帅，总是让他具体承办。石炯已把他作为接班人培养。

一个星期前，石炯把他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封匿名举报信。

“京海贸易公司总经理杜伯涛。”他念道，困惑地抬头盯着石炯。

“你知道杜伯涛是什么人吗？”

他略一迟疑。“不知道。”

石炯微微一笑。“是某部副部长杜智卿的大公子。”

“杜智卿！”商惠钧脱口道。感到石炯锐利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立即装出付不以为然的神态。“没什么了不起，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没那么简单。”石炯沉吟道。“我反复考虑，举报信内容不详，无具体情节，仅说杜伯涛倒卖汽车彩电牟取暴利，要查证十分困难。杜伯涛不仅有个副部长的爸爸，其外公是个身份地位更高的离休老干部，搞不好会捅了马蜂窝。”

“你的意思是……”

“不露声色，暗中调查，先摸摸情况再决定是否立案。”

“明白。”

“人民憎恨腐败，特别憎恨以权谋私的腐败。清除腐败，打击经济犯罪，是我们检察机关崇高而神圣的职责，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国情很复杂，有时要达到目的，必须采取迂回包围的策略，否则，会打虎不成反被虎伤。”石炯沉郁地说，“给你最大自主权。第一，保密；第二，慎重。”

商惠钧没多说，怀着一种异样心情接受了任务。

石炯并不知道，商惠钧向他隐瞒了一件事。

商惠钧认识杜智卿，可以说多少还有些私人关系，按规定，他应回避。他精通法律，知道一旦暴露这种关系，石炯会改变主意，另派他人。他想亲自调查，是想为杜伯涛开脱还是想把他送到法庭，他不清楚。他感到自己有种很复杂很暧昧难以言表难以理清的心理。

他大学毕业分配进京时，在家乡任中学校长的父亲曾亲笔写信，让他进京找已是副部长的杜智卿，得到杜的关照。父亲讲，杜智卿是他学生，且情同兄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都市，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同乡关照，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商惠钧没这种仰仗他人出头的念头，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信心，相信靠自己奋斗会有辉煌前途。不过，在进京的第二个星期天，他带着父亲的信敲开了杜智

卿的门。

杜智卿五十年代大学毕业进京后，再也没回过家乡，热切地询问他家乡的变化以及他父亲的情况。杜智卿当时才四十七岁，刚提为副部长，身穿整洁中山装，轮廓分明的脸上气色很好，显得成熟稳重，极富一种令人信赖的感染力。他问起商惠钧对未来对现状的看法。第一次面对高级干部，商惠钧感到拘束紧张，但随着话题展开和杜智卿的谦和亲切，他敞开胸怀，毫无顾忌地谈了自己人生理想，谈了自己对国家现状的看法，谈得慷慨激昂神采飞扬。杜智卿仿佛从小同乡身上看到当年自己只身来京拓展人生的影子，因而很喜欢他。两人谈的无拘无束。

“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杜智卿微笑着说，“不要客气，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能考上大学有今天，你父亲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终身感激他。虽说他是我老师，但只比我大四岁，把我当小弟看待。有时想起当年的情景，唉……”他突然有些伤感，眼圈发红，盯着窗，沉郁地说，“我欠他们太多了。”

接下来的话题，都是家乡的人和事，商惠钧敏感到杜智卿的话语神态中有种深刻的内疚，他感到奇怪，但没敢问。

后来杜智卿把他介绍给妻子曹秋丽、儿子杜伯涛、女儿杜春英。杜伯涛、杜春英正在上大学，与商惠钧是同代人，三人有共同语言，聊得很投机。杜智卿仪表堂堂，英俊儒雅，但他儿女的形象令人实在不敢恭维。杜伯涛个头不足一米七，五官如果分解开看，都很标准，但凑在一张脸上，怎么看都不顺眼，显得很别扭。杜春英和她哥哥一样，粗壮矮胖，缺少女性的灵秀。兄妹俩的整个形体轮廓甚至神态均来源于曹秋丽。曹秋丽比杜智卿大五岁，矮胖痴肥，满是横肉的脸上挂着愚昧的傲慢。商惠钧感到奇怪，英俊潇洒仪表堂堂的杜智卿当年怎么会看上曹秋丽并且生活了几十年？

之后他再也没去过杜智卿家，一是他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在工作中感到了极大乐趣，他相信凭自己的才干能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用不着企求什么人的恩赐；再是曹秋丽的冷漠傲慢伤了他自

尊，他不想再见到这个怎么看也不顺眼的胖女人。

尽管六年来他没去杜家，但心理上仍不愿他们受到伤害。阅完举报信在他脑海冒出的念头是一定有人诬告，他要为他们澄清。

但是，他也非常清楚，六年的人生并不是一瞬间，单一的社会结构单一的生活方式早被复杂的社会结构五彩斑斓的生活方式所代替。社会在变化，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变化，有人昨天还在追求理想追求崇高，今天则为了享乐和金钱一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

在当今社会一切变化都不奇怪！

是的，一切都在变，他的身边也在发生着变化。温柔娴慧的妻子对他废寝忘食的工作和生活的清贫产生不满，虽没到公开决裂地步，但感情已经淡漠，危机已经存在，分手恐怕是早迟的事。

商惠钧为此感慨万分又无可奈何。

难道太精彩的社会必定会产生太多无奈？

他还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杜智卿住宅已不是六年前的三室一厅，那时他刚当副部长，室内的装修摆设与普通干部家庭一样，简单朴实，现在的五室两厅，仅近三十平方的客厅就已展示出豪华富贵的气派。

商惠钧出现在客厅时，杜智卿正穿着宽松的睡袍躺在沙发看报，他已不认识商惠钧了。

“杜叔叔，我是商惠钧。”

“商惠钧？”杜智卿取下眼镜，狐疑地打量他片刻方才想起，“这几年怎么搞的，一次也不来，我还以为你从地球消失了呢。”

“我工作太忙……”

“不是理由。再忙也该来看看我嘛。”杜智卿责怪道，叫保姆替他沏茶。“怎么现在有空了？”

“我爸又写信问起。”商惠钧答道，马上感到脸发热，急忙摄住心神，不让脸变红。在他查办案件的生涯中，他时常玩些小技巧，经常真真假假虚张声势，从不感到脸红和不安。但这句话一出口，他立即感到一股内疚。六年前见到智卿时，第一次面对省级干部，他

紧张拘束，但因心地坦然，无所欲求，很快就适应，而现在他是为调查而来，本身就心虚气短。

“抽烟吗？”杜智卿察觉到他的窘态，宽和亲切地问。

“抽。”他接过他递来的三五牌香烟。

“一晃又是六年，真是逝者如斯夫。”杜智卿感慨道。

“你成熟稳重多了。”

“只不过大了几岁。”

“说得真轻松。你还年轻，感觉不到岁月流逝的可怕，也感受不到老年人对生活道路反思而产生的苦恼。”

“杜叔叔，你一点都没变化。”商惠钧言不由衷。杜智卿的变化是明显的：眼角皱纹增多，头发开始有了银丝，神情疲惫忧郁，那种充满着自信的潇洒已无。

“这些年你过的怎么样？”杜智卿苦笑着问。

“还好，结了婚，有个女儿。”

“你这孩子，结婚也不通知你杜叔叔。”

“我……”

“工作呢？”杜智卿宽宏地笑笑。

“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如果不顺心，我可以帮你换个工作，或到我部里来。”杜智卿真

诚地说，“这样我也可以关照顾你。”他注视着商惠钧。“你到政府机关会有更大发展前途。”

“我觉得在检察机关也不错，维护正义法律，我喜欢我的职业。”

杜智卿见状，没再多说。商惠钧给他印象很好，认为商惠钧是个有作为的青年，他愿意帮助他。同时他还有种报恩的思想，如果没有商惠钧父亲无私帮助和苦心培养，他这个穷山区的放牛娃不可能上大学，也就没有今天。

“伯涛和春英呢？”商惠钧开始把话题往杜伯涛身上引。

“伯涛如今是大忙人了，有时几个月都见不到一面。”杜智卿平淡却略带嘲讽地说。“他搞了个什么京通贸易公司，自任总经理，他可是雄心勃勃，想成为大企业家。我看他是胡闹，没什么大本事，成不了气候。哦，告诉你一件事，春英明天举行婚礼，伯涛正忙着为她在大饭店举办婚礼舞会。唉，我不主张他们这样搞，可我是少数派，三比一，只好由他们了。”

“在什么地方？”

“京伦饭店。明天你来吧。你和他们是同龄人，但你比他们成熟多了。唉，你和我都是从山里出来的人，天然一身土气，正因为这样，我们更懂得扎扎实实奋斗，更懂得生活的艰辛。我的两个孩子不行，娇生惯养，成不了大器，还嫌我唠叨、保守、跟不上社会发展。他们有话都不同我讲。”

商惠钧突然产生一种感觉：杜智卿的话中流露出一种孤独、伤感和无奈。

应该说，杜智卿仕途顺畅，才五十三，已当了七年副部长，应该春风得意雪尽蹄轻，不应该有这种低沉压抑消极无奈的情绪。他显然是对两个子女不满意。或者，他已经对杜伯涛的所作所为有察觉，预先留下伏笔，以便为自己洗脱？

商惠钧想起进京前父亲对杜智卿的评价：他有才气、聪明，奋斗精神很强，为了事业前途，他富有牺牲精神，甚至不惜伤害他人。

伤害谁呢？他没问。

尽管意识到杜智卿流露出孤独、无奈和伤感，商惠钧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他觉得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极富智慧和成熟男性的魅力。在他接触过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中，他对杜智卿的评价最高，并暗暗把他作为自己的人生榜样。不过，他也知道自己仅认识表面的杜智卿，还无法窥知他整个人生，无法深知他内心的秘密，所以也无法理解父亲所说“他为了事业甚至不惜伤害他人。”

在机关，杜智卿是高高在上的人物，有人对他敬而畏之，有人对他敬而疏之，也有一批对他抱有各种企图的亲信，正因为这样，

他不可能向部属谈起自己家事和思想。对同级或上级，又都互有戒心，除了公事，更不可能深入各自内心。但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多么高深伟大的人物，总会有生活琐事，总会有思想感情的波折和内心的烦恼，总是希望向什么人吐露。商惠钧是朋友之子，又与他一样，只身从山区小镇来京拓展人生，他自然而然感到亲切，感到可以信赖，拉起家常，他也就稍微放开，流露出自己一些思想感情。

杜智卿信任地流露出自己的忧郁，使心灵异常敏感的商惠钧内疚，觉得自己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自己利用这种特殊关系接近他调查他的手段有些近似卑鄙。

“杜叔叔……”他喊道，差点脱口说出举报信的内容和自己六年后突然来访的目的。他也想同他坦诚相见，把事情摊到桌面上来。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想起父亲对他的评价，想起自己在办案生涯中接触过的那些装腔作势的官僚，想起官场人物的高深莫测，再说自己如果把举报信内容披露，既违背了检察长石炯秘密调查避免影响的要求，又打草惊蛇为对方采取防范措施提供了条件。按照他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如果杜伯涛确是经济犯罪份子，他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绳之以法。他之所以受到检察长石炯的赏识倚重，就是因为他的正直、忠于法律、机敏聪明和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精神。

不，不能讲，哪怕今后受到杜智卿和父亲的责怪。

“有事吗？”杜智卿已察觉到他欲言又止的神态。“有什么麻烦事，我会想法帮助你的。在我这里你不用客气。”

商惠钧知道杜智卿以为他是来求他帮忙。“杜叔叔，没什么事，明天我一定去参加春英的婚礼。”

“可不准花钱买什么礼品。”杜智卿严肃地说，“我不喜欢这种庸俗作法。他们什么都有了，就是缺少朋友们的真挚友谊。”

商惠钧心底一颤，觉得他在暗示什么，难道他已有什么预感？告辞时，杜智卿亲自把他送到楼下。

“希望你能成为他们的朋友。”他握住他手。“他们太需要朋友

了，希望你能象你父亲和我的友谊一样，成为他们真正的可共患难的朋友。要知道，没有真正朋友的人生，会在心灵里产生孤寂的。”

他到底在暗示什么？

京伦饭店的霓虹灯在雪花飘扬的夜空闪烁，门前圆形池心喷射出一朵硕大的彩色水球，两条通体透明的金龙悬空在水球两旁。商惠钧在池边阴影处停好自行车，走到门前，被身穿制服的门卫拦住。他没有那种经常出入大饭店的派头。门卫的生硬态度令他很反感。他说明来意，门卫向他要请柬。

“没有。”他答道。“难道不能进吗？”

门卫怀疑地上下打量他，京伦饭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出的。

“是的，没有请柬不能进。”

“哼！”商惠钧轻蔑地扫了门卫一眼，傲慢地昂起头。“杜部长亲自邀请我来的。”

“凡是接到邀请的，都有请柬。杜公子特地吩咐过，大喜日子不准闲杂人员随意闯入。”

“我姓商，你去问问杜部长，我可不可以进。”商惠钧有些恼火了。

门卫见状，觉得这个有外地口音的青年似乎与杜家关系非同一般，自己得罪不起。“这样吧，我请示一下。”打了个电话后，门卫立即换成一副恭敬态度。“商先生，请进。”

门卫恭敬殷勤地让路并告诉他舞厅位置。

走进饭店大厅，那豪华富丽的气派令他产生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虽然在京城已经六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进大饭店。杜春英选择在这种地方举行婚礼舞会，可想而知，是多么奢侈，多么令普通人望尘莫及。

他正在欣赏大厅富丽堂皇的装饰，杜智卿在饭店经理陪同下从舞厅出来迎接他。杜智卿身穿浅灰色西服，仪表堂堂，很有点政治家的风度。他脸上虽然挂着笑容，但商惠钧没从他脸上看到多少

喜气，反而感到他有点沉闷有点压抑。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杜智卿握住他手。

“说好了的，一定会来。”商惠钧是有意迟到，以便冷眼旁观。

“这位是饭店张经理。”杜智卿介绍道。

“商先生。”张经理递过名片。“今后有什么事，来找我。”

“怎么没把夫人带来？我已告诉伯涛和春英，他们知道你要来，都很高兴，要见见你这老大哥的夫人。”

“她说不认识，不好意思。”商惠钧找了个理由。

“这是你的不对了，把你杜叔叔当外人了。你什么时候结婚没告诉我，总得带来串串门吧？”

“下次一定带来。”商惠钧有苦难言，他和妻子的感情危机，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他已养成习惯，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私生活。

“进去吧。”

舞厅气氛热烈，喜气洋洋，彩灯旋转。舞池正中放着迷人的鲜花花篮，一对对时髦男女踏着舞步，沉醉在舒缓的旋律里。

商惠钧惊讶地发现，舞厅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那个身穿白色真丝旗袍发髻高盘的女人是名噪一时的影星张晶晶，那个酥胸半露举止轻佻的女人是主演一部争议颇大电影人称性感影星的鲍露露。同杜伯涛跳舞的女人，可以说是整个舞厅里最漂亮的，乌黑的秀发披肩，身段线条起伏明朗、眼波如水，光彩照人的脸上闪着迷人的微笑，商惠钧感到眼熟，但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以为也是什么影星歌星之类。

那些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男士，有著名的导演作家，有企业界名头很响的经理厂长。杜春英身穿乳白色婚礼裙，依着一英俊青年，脸上荡漾着幸福和陶醉。

“他是春英的新郎，叫崔可迪。”杜智卿毫无感情地介绍。

“哦。”商惠钧应道，感到有几分奇怪，觉得杜智卿好象对这起婚姻并不满意。他不禁瞟了他一眼，见他视线随着舞厅中崔可迪和

杜春英转动，脸上滑过一丝阴影。

“他们会幸福的。”商惠钧言不由衷地说，如果排开一切家庭地位金钱等外在因素，单就崔可迪和杜春英外表长相，两人极不相配。矮胖的杜春英是舞厅里所有女性中最难看最缺少女性美感的，穿上华美的婚礼服，配上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新郎，显得极不谐调，特别显眼，引人注目。

杜智卿目光仍然没离开崔可迪和杜春英，苦笑笑，叹息一声，伤感地说：“年轻人的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杜叔叔，你好象不高兴？”

“我很想高兴，可是……唉，说不清，也许岁数大了，太多虑。”

通常情况，丑女儿找到了丈夫，了却一桩心事，作父亲的应该高兴，杜智卿的情绪为什么这样低落？

为什么？

商惠钧感到从昨天见到杜智卿起，自己就被莫名其妙的感觉缠绕，好象走进了一个迷蒙不清的世界，一切都看不真切，一切都难以理解。杜智卿身居高位，才五十三岁，应该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却时时流露出失落压抑，与他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据商惠钧了解，杜智卿在单位很有权威，可他为什么在自己面前流露出这许多伤感呢？难道真的因为我是他友人之子而没有戒心？或是另有什么目的？

“伯涛，你看谁来了。”杜智卿待杜伯涛跳到近处，喊道，并把商惠钧推到前面，以便让杜伯涛看清楚。

整个舞厅里所有一对对的舞伴，最不相称最容易让其他男女眼红的两对，一对是杜春英和新郎崔可迪，一对就是杜伯涛和那仪态高雅美艳的女人。兄妹俩的长相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可偏偏两人的舞伴都令人羡慕。

杜伯涛闻声看见商惠钧，松开搂着的女人奔过来，亲热地抱住商惠钧。

“商兄，好几年不见了。”他两手放在商惠钧肩头，“听说你要来

参加春英的婚礼，我和妹妹都很高兴。”

六年前，商惠钧和他们兄妹俩聊了一个多小时，还一块看了场电影，兄妹俩对他的学识才干很佩服，春英甚至流露出了一种特殊的好感。

商惠钧为人方正，不习惯这种过份的热情，拿下他放在肩头的手，打量着他。杜伯涛已没六年前的纯朴，显得洒脱而油滑，过早发福，矮矮一身肥肉，脸上油腻腻泛着红光。

“我把惠钧交给你了。”杜智卿说，仿佛见到儿子就不顺心。“惠钧，我走了，你们年轻人有共同语言，多聊聊。”他在饭店经理陪同下走出舞厅。

“老头子老左，死脑筋，他在场，扫人兴。”杜伯涛看着杜智卿的背影说。

商惠钧没敢吭声，他已经意识到杜氏父子间的裂痕。不知怎的，他内心深处希望这种裂痕。

“白兰地还是香槟？”杜伯涛问。

“来杯白兰地。”

“好，我想商兄决不会落在社会潮流之后，现在时兴喝洋酒。”

商惠钧接过女服务员送来的加冰白兰地抿了一口。

“还在检察院吗？”杜伯涛问。

“是的。”

“嗨，这年头，怎不找个活份点的事做。检察院是清水衙门，没干头。”

“我学的是法律。”

“你怎么这么死，学法律的干什么不行，再差也可去当律师嘛，混了个一官半职了吧？”

“什么都没有，普通检察员。”

“哇——”杜伯涛无比惊讶地发出一声感叹。“商兄，凭你的才干，怎么也得弄个局长处长干干。他们太对不起你了。商兄，看开些，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现在社

会，只要有本事，活路很多。当不了官，就经商赚钱，就是当官的也都利用职权大把弄钱。我想法帮你挪动挪动，换个有实惠的单位，怎么样。”

“再说吧。”

昨天杜智卿也劝他换个单位，显然他们认为干检察工作没出息，低人一等，商惠钧心底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哀，当检察官是他自己选定的职业。他认为国家多次政治动乱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法，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需要法，因此他选择了法律，毕业分配进了检察院，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工作。

六年前，他对杜伯涛、杜春英印象很好，没想到六年后他们变化如此之大。

杜伯涛已变成花花公子，杜春英找上一个英俊丈夫恐怕也有交易。

“春英的新郎在什么单位？”他盯着依偎得很紧的杜春英和崔可迪说。

“原是老头子的秘书，现在是手握实权的计划处长。”

“哦。”商惠钧心底冷笑，明白了这桩婚姻的性质。他刚到北京时也有替他介绍领导干部女儿的，并把话说得很明，只要他攀上这种亲戚，进步会很快。

“老头子不同意这门婚事，又无可奈何，小两口情意浓浓，老头子不同意也没办法。你可能看出来了，老头子不高兴。他对你特别推崇，说你才是个有作为可靠的人。”

这番话令商惠钧又感谢又惊讶。感谢杜智卿对他的信任，惊讶杜智卿不同意杜春英的婚事，他一直以为这桩婚事是杜智卿一手促成的。

杜伯涛又神情古怪附在他耳边说：“你上次来我家后，差点没让春英害上相思病呢。如果不是崔可迪出现，她可能会去你单位找你。那几天她和老头子总是念着你。你的出现勾起了老头子的乡愁，说一定要找个机会回老家看看。”

“他应该回去看看，他自从出来后，再也没回去过。”

“他不敢。”说着杜伯涛哈哈大笑。

“为什么？”

“哟，杜大公子有什么高兴事，让我们大家也乐乐。”那个陪杜伯涛跳舞的女人端着酒杯袅袅婷婷走过来，声音甜净悦耳。

“私事，保密。”杜伯涛做了个鬼脸，冲着商惠钧笑笑。

“这位是……”那女人拖着声音问。

“我的同乡，商惠钧。”

“认识你很高兴，商先生。”那女人伸出柔软白嫩的手。“我叫吴冷倩。”

商惠钧轻轻握了握她手。“你好。”

他感到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又想不起来，他惊讶她的美，但不敢正视她的眼，感到她的目光很具透视力，又很富感染力。

“商兄，你可不要小看吴小姐，她可是神通广大的人，一朵带刺的交际花。”杜伯涛淫邪贪婪地盯着吴冷倩光可鉴人娇丽妩媚的脸颊，接着移向高耸丰盈的胸，不自觉地咽口水。他垂涎欲滴的丑态令商惠钧恶心，愈发相信他已经堕落，相信举报信的内容。

“杜大公子又说笑了，在你大公子面前，我算什么？我这种小人物有幸来凑凑热闹，还不是你杜大公子给的面子。”吴冷倩边说边打量商惠钧。

当杜智卿陪同商惠钧进舞厅时，她就看见了。她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女人，凡是与杜家关系密切或她认为有必要或值得结交的人，她从不放过机会。

“我的老板娘，你能来捧场，给我增光加彩，怎么这样说呢？你的风度神彩连那些电影明星都自叹不如。瞿兄好福气，有妻如此，我嫉妒他呢。”杜伯涛嬉皮笑脸地说，然后转向商惠钧，“她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律师瞿仁伟，现在是我公司的法律顾问，和崔可迪是同学。他们和你一样，都是学法律的，一个在官场春风得意，大权在握，一个在商海如鱼得水，钱途无量。一会儿我替你介绍介绍。”

“伯涛，我简直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你可得多关照。”商惠钧好不容易插上话，这里的气氛他不适应。

“商先生在哪个单位高就？”吴冷倩问，她已对商惠钧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这个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是她所接触的男人所没有的。

“不好意思说，怕影响你们的情绪。”商惠钧努力使自己适应这里的轻松气氛，幽默地说。

“商先生真会开玩笑，是不屑告诉我们吧？”吴冷倩笑道。

“我是怕吴小姐吓着了。”

“不，你是看不起我们。”

“吴小姐你怎欺负老实人来了。”杜伯涛充当保护人。

“商先生是老实人？”吴冷倩眉头一挑。

“不能算老实，只能说有点傻。”商惠钧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吴小姐，商兄满腹珠玑，才华横溢，你把他惹恼了，他可有张让人难以对付的如悬河的利嘴。”

“是吗？商先生。”吴冷倩娇媚地问。

“看在什么场合。”商惠钧感到和她谈话十分愉快，兴致很高。

“在什么场合呢？”

“法庭。”

“哈哈——”吴冷倩银铃般地大笑。“商先生真有意思。不过，法庭倒真是个展示才干的地方。商先生是法官？”

“检察官。”商惠钧注视她的反应。“吴小姐现在还有兴趣和我交谈吗？”

吴冷倩嫣然一笑，没正面回答。“商先生可以邀请我跳个舞吗？”

“请。”商惠钧摊手示意。

商惠钧和吴冷倩踏着舞步滑进舞池。

一直站在暗处关注他们的瞿仁伟靠近杜伯涛，低声问：“怎么他也来了？”